

◆岁月回眸

大写的父亲

王凤宝

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一生都很平凡。仔细想来,父亲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,却得到了众多乡邻的敬佩与爱戴。

父亲这辈子吃过太多的苦。爷爷受地主迫害自尽后,11岁的父亲便与13岁的大伯在石江煤矿挖煤、运煤,辛勤地维持着生活。长大成家后,父亲每月的工资仍极低。为了养活一家人,辞工不成的父亲从煤矿偷跑回了家。父亲从煤矿回来后,不仅包下几个大队的“厘头”(理发)业务,还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这样挣两份工钱,与其他家里相比,算得上富裕了。当时,左邻右舍都很穷困,善良的父亲经常拿钱来资助邻舍,让他们的孩子有书读。后来,受资助的两家人子孙都有了出息。父亲每每想到这里,都会“叨”上一支早烟,悠然自得,不时用蒲扇拍打一下身腰或大腿。

我家兄弟姐妹多,从未进过学堂的父亲坚持让我们读书。几个孩子年龄上相差两至三岁,读书一个接一个,学费可是一大笔钱。父亲硬是东借西凑,还有年底理发挣来的一扎扎一角、两角、五角钱。那些年,全家吃地瓜饭,大萝卜饭。在穿着上,更是二姐捡大姐的,二哥捡大哥的。印象最深的,是每到吃晚饭时,父亲都要喊:“别太壮了,吃三粒饭算了。”

后来,好多邻居都富裕了:他们南下广东打工,挣了钱,回来建新房,吃香的喝辣的,看见父亲,总说读书没用,在广州,读书的做官,穷;不读书的经商,富。可父亲一点也不羡慕,他总是背着手,抽着早烟,唱着“呵呀、呵呀呵”的原创歌曲!

我们兄妹几个都争气,相继考上大学后参加工作。那几年,父亲甭提有多高兴了。几个大队的

人,一碰到父亲,都会说:“老爷子,你有远见,享福了!”父亲都会嘿嘿地笑着说还早呢,享什么福喽!语调好高。

父亲非常爱母亲。母亲30多岁就得了心脏病,一直在家煮饭炒菜,打理事务,从不做田地的活。每当看到母亲做重活,父亲会马上赶过来骂她,并说:“走开,你做什么东西!”他用这种特有的方式保护着母亲。

不料好景不长。天有不测风云,我那当警察的二哥在抓捕逃犯时,几次摔倒,一次终因脑着地导致脑血管破裂,到医院也没抢救过来。噩耗传来后,父亲一天就白了头发。那一年,二哥也只有30岁,参加工作四年。父亲关上堂门,抽了一天早烟,咳嗽了一天。之后别人再看到父亲时,他已经很少唱歌了。又过了三年,父亲最引以为傲的大女婿也因生病离开了人世。这次,父亲把头发全部理了,胡子全拔光了,身子也驼了下来。接下来,40多岁的三姐患胃癌离开了人世。在一连串打击下,父亲抽的早烟越来越多了。没过两年,父亲就倒下了,躺在了床上。

父亲人缘好,十里八村的人都来看他,其中有父亲资助过的人,有几年甚至十多年理发从没给过一分钱的乡邻,有乡镇的干部,有中学、小学的老师,有我二哥生前的同事,还有县总工会的干部。

父亲的病发现已是肺癌晚期。不到两个月,在一个漆黑的夜里,父亲费力地睁开眼睛,想要给我们交代几句话却没能。就这样,父亲的眼角流出一颗青泪,带着莫大的遗憾与不舍,没说一句话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(王凤宝,任职于洞口县总工会)

◆六岭杂谈

再走一户人家吧!晚上十点,我在心里暗暗给自己鼓了一把劲,尽管口水已经说干,双腿爬楼爬得像挂着两个秤砣。

雨夜的天空格外暗沉、漆黑,路灯的光芒被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薄雾,显得迷离而孤单。空气里裹挟的凉意钻进雨伞,和我撞了个满怀,我不禁全身连着打了几个寒颤。

周边的住户都已经开始进入了睡眠,亮着灯光的窗口越来越少。稀稀落落的灯火,驱散着夜的冷漠,驱动着我夜行的步伐。我循着光而去。

“砰砰砰”,轻轻地敲开了一户居民家的门。来者开门见是我,并没有显得很惊讶,只是连连说:“快进来,快进来,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做人人口普查啊?”忙着给我倒水,让座,递水果。客气了一番后,她说:“麻烦你等一下,我去拿户口本登记,前几天在社区居民微信群里看到你发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消息,所以提前都准备好了。”“请问您家现在家里住了几人?家庭成员有外出的吗……”我开始了耐心细致地询问。
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新时代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,也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一件大事。由于涉及到个人比较敏感的信息,在入户走访登记的过程中,也难免会碰上个别不理解、不支持,甚至是非常抗拒的调查户。

有一户,我连着两次登门都吃了闭门羹。第三次,在不放弃的敲门声中,住户磨磨蹭蹭地拉开了一条门缝。这是一个外来的租户,看着很面生。我马上把挂在胸前的工作证递到了他的眼前,轻声地说:“您好,我是人口普查员,这是我的工作证,麻烦您配合一下我的工作,登记一下相关的信息。”对方黑沉着脸说:“我只是租在这里的,不用在你们这里登记。”

“根据人口普查的要求,对于普查时居住在普查点的住户都要进行普查登记的,需要您家提供住在这里的家庭成员身份信息。这个绝对会做好隐私保护,不会外泄,请您放心。”我解释道。

“我的身份证被我老婆收起来了,她今天不在家。”对方仍然推却着。

“没关系,请您要她准备好,我明天

夜行人

颜绥绥

晚上再来。”我话音刚落,对方就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那条仅能看见他半边脸的门缝,同时关上了那一缕能照见我脸上堆满了笑意的光。望着那扇紧闭的铁门,听着树叶被雨敲打的声音,一切都在做着临睡前的准备,一切都看似那么安静和谐。而此刻,我周围的血液似乎都在加速度地涌向心脏,在冰冷的夜晚火热地沸腾着。

第二天晚上,我再一次来到这户人家。这一次,门终于完全对我敞开了。开门的是个女人,想必是女主人了,男人还是一副拒人千里的模样,斜躺在床头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。我再一次自我介绍并说明了来意,女人也是一脸冷淡和狐疑地说:“不用登了,我们家里那边会登记的。”

我继续耐着性子重复说着每天不知说了多少次的同样的话语。面对被调查户的顾虑、担忧和不理解,我们不但要受得了冷言冷语和冷脸,还要反复耐心地做好政策的宣传和消除他们内心的顾虑。当明白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后,我开始用朋友之间那种随意的口吻和她聊着家长里短的闲话。很显然,女人在一种很自然轻松的氛围下慢慢放下了所有的戒备和担忧,聊到后面,主动提出配合相关信息的填报。

与女人欢快地道别后,路上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已开始稀疏,偶尔与我擦肩而过。风吹着雨,朦胧了前方的路。可是,那从窗口流淌出来的光亮,穿透了黑夜,穿透了雨雾,给我指引着夜行的方向。我整了整胸前的工作证,左手打伞,右手提着印有“人口普查,利国利民”的资料袋,继续迎向下一个有光的窗……

(颜绥绥,邵阳市作协会员)

养鸡记

申云贵

住到城里后,就没养过鸡了。过中秋的时候,在乡下买了几只鸡,亲戚又送了几只。于是在阳台上放一个废纸箱,让这六七只鸡“住”了进去。中秋恰逢国庆,上班的儿子和上学的女儿都放假回了家,每天杀一只鸡,算是对他们的“犒赏”。假期结束,上班的走了,上学的也走了,鸡还剩下一只。妻子说:“这只鸡等女儿放假回家时再杀。”这样一来,我就背负起了喂养这只鸡的重任。

早晨出门之前,我往纸箱里丢了一把米,又放进了半碗水。担心鸡会闷坏,又担心它会逃出来,就在纸箱顶留了一个“天窗”,再压上几块小木板。当日无话。第二天早晨,我去喂鸡时,发现纸箱里米还在,水没了。我有点不解:这鸡怎么不吃米呢?是因为同伴“走了”心慌吗?不过,我也没太在意,依然往纸箱里丢一把米,往碗里倒了半碗水。当日又无话。第三天早晨,我又去喂鸡,发现米还是没动,只是水没了。我有点担心了:这鸡是不是病了?这样下去会不会饿死?

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第三天中午,我回家吃中饭,吃着吃着,听到阳台上有点动静,扭头一看,只见一只鸡脑袋从纸箱的“天窗”伸出来,前后左右不停转动,很快,又缩了回去。接着,听到“砰砰”的响声,纸箱上的木板滑动起来。原来,是鸡在用头顶木板。工夫不大,几块小木板都被顶得滑到了地上,“天窗”被打开了。这时,鸡脑袋又伸了出来,左右转动着。忽然一声巨响,鸡从“天窗”钻了出来,站到纸箱上,不断伸头扭脖子观察四周。可能是觉得没有危险,它一下跳到地上,拍了几下翅膀,抖几下身子,然后把头伸进腹部的羽毛里,整理起羽毛来。“梳妆打扮”过后,它竟哼起了歌,这里啄几下,那里啄几下,开始在阳台上“闲庭信步”。我见状,忙往阳台

上丢了一把米。它扬起头,却视而不见。忽然想起在书上学到的知识:鸡要吃小石子帮助消化。莫非这鸡这段时间没吃着石子,消化不了大米?这样一想,就往阳台上丢了一些饭。这次鸡有了反应,慢慢走过去,先啄了一下,接着头像雨点般啄下来。

果然是消化不了大米!我为自己懂鸡暗暗得意。等到鸡“吃饱喝足”,我又把它捉进了纸箱。

第四天早晨,我刚起床,只听阳台上一声响,鸡又“破窗”而出。看来它非常渴望自由,将人心比鸡心,我心软了。于是往阳台上放了些剩饭和半碗水就出了门。傍晚回家,只见阳台上到处是鸡爪印,还有几堆稀鸡屎,饭还在,碗里的水没了,鸡也不见踪影。难道是“逃跑”了?我疑惑地走近纸箱,里面传出一声轻轻的“哼”声。打开纸箱,鸡正伏在里面。乖乖,这只鸡自己懂得“归家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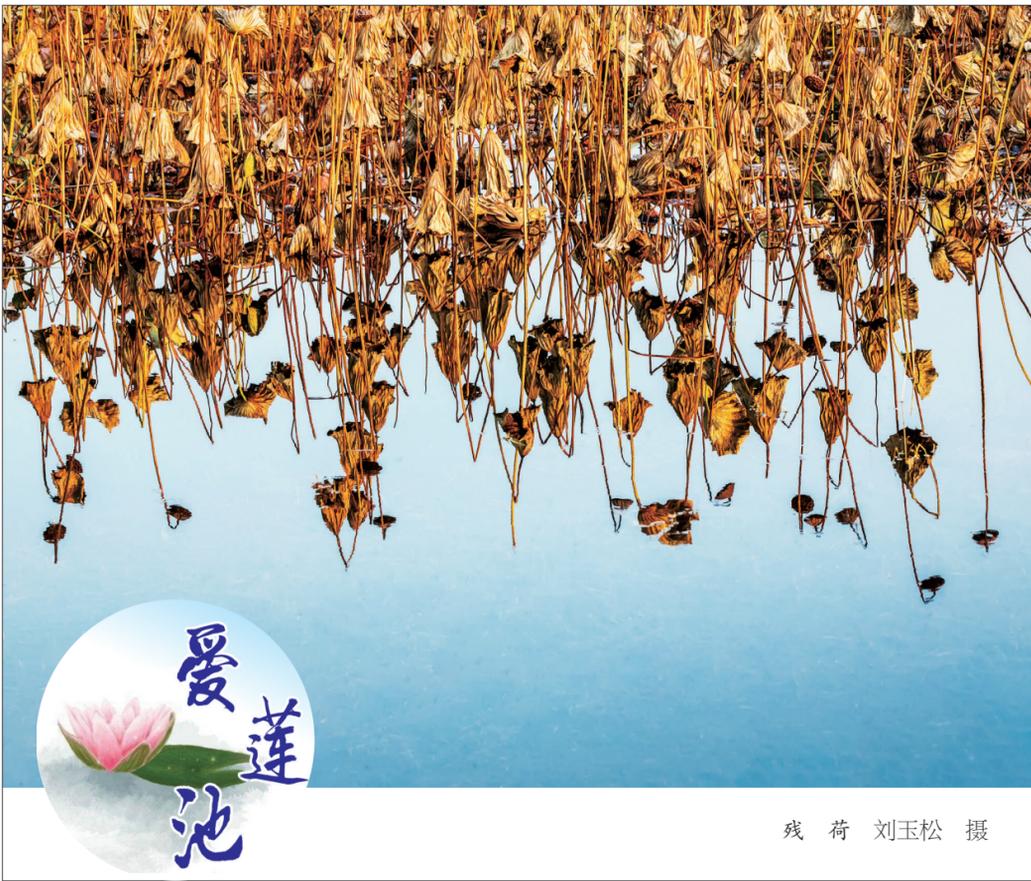
只是我不明白,鸡怎么又不吃饭了?此后,这只鸡每天天刚亮就会“破窗”而出,傍晚又自窗而入。只要我一回家,它都会在阳台通往客厅的玻璃门前不停地来回走动,丢了魂似了。我也曾试着在纸箱上增加木板,可它都能顶开。看它那么执着,没做什么出格的事,又能自觉“回家”,我也就默许了它的行为。让我大伤脑筋的是它的“饮食”问题:一会吃饭,一会又啄米,有时饭也不吃米也不啄,只喝水。

这天,我买了棵白菜回家,发现外面几片叶子有点黄,就剥下来,随手丢到阳台上。鸡一见,飞快地扑过去,狠狠一啄,撕下一小片,嘴飞快地张合几下,就吞了下去。一会儿工夫,几片叶子就没了。原来它也像人一样,喜欢“绿色食品”。后来,家里只要买了蔬菜,我都把叶子“赏”给鸡,它每次都吃得也不亦乐乎。

终于到了月底,我把鸡捉到卖鸡的商贩那里杀。商贩说:“你这只鸡在家里关了蛮久吧?都瘦得没肉了!”

我越发不解了:大把的米大团的饭喂着,它怎么会瘦得没肉了呢?唉,我终究还是不懂鸡!

(申云贵,邵东市作协会员)



残荷 刘玉松 摄

◆漫游湘西南

清水村掠影

周进军

在新邵坪上镇清水村村口下车,徒步前行,陡然望见如刀斧劈开的“一线天”立在眼前。两旁绝壁千仞,真有点担心它即刻合拢。左侧一小股瀑布从悬崖半腰跌落,让人顿感一股清凉。右侧不远处的悬崖底座,拱出一个宽敞幽深的大洞,名曰“雷公洞”。传说这洞有孽龙盘踞,时常出来祸害百姓。玉帝令雷公施法除妖,斩杀孽龙时,大地传出几声霹雳,石山也被劈开了。从此,山里面的人们外出十分便捷,雷公洞也成了行人遮风避雨的场所。

我们沿平坦的油砂公路,溯溪而上。一会儿便豁然开朗,俨然是陶公笔下的“世外桃源”!比肩接踵的群山,层叠绵延,植被茂密。屋舍沿河谷铺开,有凉亭,有风雨桥,规划设计十分合理,村庄与自然巧妙融合。郁郁葱葱的树木,垒石成片的河岸,房前屋后的排排竹篱笆,以及潺潺流水和戏水的鹅鸭,简直就是人们熟悉的童话里的风景。特别是路旁凉亭、风雨桥柱上,以及家家户户门口,张挂着一副副别致新颖的楹联。村部宣传墙和文化长廊上,诗联格外醒目,极具特色。“黛山清水千重景,沃土蓝天百岁村”;“清心润肺神泉水,丽日蓝天长寿村”;“一湾清水腾佳

气,半抹山云染寿眉”……爱好诗联和书法的我们,绝不放过每一处精彩。我们在欣赏美丽乡村的同时,也感受了一把乡村文化带来的魅力。

百寿广场的文化舞台上,着旗袍的大姐大妈们手持彩色布伞,秀出曼妙优雅的身段。我们赶忙拿出照相工具一阵“咔嚓”,舞台上的人会心地笑了,满脸绽放出幸福的笑容。广场的对面,人流聚集在百岁泉边。人们用手捧、用瓶子接泉水,咕嘟咕嘟喝几口,发出啧啧赞叹声!

我问一位近90岁的老奶奶,村里人长寿的秘诀在哪?老奶奶笑着回答:“多劳动,讲卫生。”一位接待我们的当地官员表示:这里森林覆盖率达90%以上,长寿与青山绿水分不开,与优良的生态环境分不开。

山水交响回荡着和鸣,萦绕着这里勤劳向善的村民,让这个藏在大山深处的清水村,充满了生机和活力。

著名诗人叶延滨来到这里,即兴赋诗《花儿开了》:“如花的时光是梦想成真/时光老了,梦想不会老/不老的时光在清水长寿村/花开了,远望都是花。”

(周进军,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)